

河北雄安新区

大力推动“五个一体化”

建设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建军)近日,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政办公室印发《河北雄安新区“十四五”卫生健康规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以新区组团综合医院为牵头单位组建医共体,建立完善管理运行机制,大力推动“五个一体化”(医防融合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人员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医教研一体化)建设,形成精细化管理、优质高效服务、充满活力和积极性的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样板。

在服务体系与能力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建设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城市级医院—组团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承接在京部委所属医院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首批疏解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雄安先进基地、雄安宣武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打造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以收治转诊患者为主,重点处置疑难重症

及复杂患者,缓解首都医疗服务压力。建立完善管理运行机制,大力推动“五个一体化”建设。落实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对口帮扶机制,指导容城、雄县、安新三县制定基于需求的对口支援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加强三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到2025年,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达到标准化建设要求,全力打造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

在中医药服务方面,《规划》明确,起步区建设1家中医医学中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1~2家特色中医馆或国医堂。到2025年,力争实现90%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置国医堂、配备中医医师。建设国家中医医学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医药发展核心区。

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强化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保障功能,全面推进京津冀医保定点互认、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稳妥推进京津冀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深入参与“一带一路”等卫生领域合作,尤其加强传染病联防联控,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在科技、人才与信息建设等方面,《规划》提出,继续开展新区临床重点学科(专科)建设。创新集聚人才的制度机制,营造“我要来雄安”的人才环境。利用信息化、5G技术、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培育新的健康服务模式和业态。推进医疗卫生和社区服务融合,将家庭健康、康复护理等医疗卫生服务融入社区建设。

为做好保障实施工作,《规划》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健康投入责任,完善扶持政策,加强社会宣传,制订规划监测评估方案,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实。

医院动态

四川省人民医院“云胶片”上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近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全面上线“云胶片”服务。今后,到该院就诊拍片的患者通过手机即可随时随地“云端”阅片。

据介绍,“云胶片”是基于移动互

联网和云存储技术的一种新型医学影像服务,具有快速检索、跨院调阅、简易操作等特点,可为互联网远程医疗会诊、异地转诊和分级诊疗提供支撑。患者只需在医院自助签到机上勾选电子胶片,即可在检查后通过手

机获取“云胶片”。此外,还可通过微信转发个人报告及影像。相较于传统的胶片,“云胶片”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全部图片并且缩放自如,还可以动态展示、多维成像,提供更好的阅片效果。

浙大邵逸夫阿拉尔医院揭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磊)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医院揭牌,标志着兵团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入新阶段。

据了解,自2021年11月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签署共建合作协议以来,兵团对标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要求,保障各项支持政策落地。目前,总投资7.49亿元的浙大邵逸夫阿拉尔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建成后将设置微创技术诊疗中心、呼吸危重症诊疗中心、肿瘤治疗中心、妇儿急危重症诊疗中心、心脑血管病诊疗中心、病理诊断中心、紧急医学救援中心等,并同步启动重点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在加快新院区建设的同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面承担运营管理主体责任,复制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派出30余名管理及骨干医护人员进驻阿拉尔医院开展工作,积极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科研合作。

北大医院宁夏妇儿医院妇产楼开建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者孙艳芳 魏剑 通讯员王琰)2月16日,国家妇儿区域医疗中心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综合楼开工仪式举行。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据悉,该院自2022年8月挂牌以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支持下,累计组织北大名医义诊活动8次,开

展远程会诊120余例次、处理疑难杂症30余例次,成功实施宁夏首例单绒毛膜双胎妊娠射频消融减胎术。此次开工建设的妇产综合楼预计2025年投入运行,建筑面积为6万多平方米。

洛阳有了200位百次献血者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李冬

2月16日上午,刘升再次步入河南省洛阳市纱厂南路献血屋,和工作人员熟练地打过招呼后,开始按照程序捐献单采血小板。今天的捐献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第100次献血,他也因此成为洛阳市第200位百次献血者。

2005年9月21日,刘升第一次献血,至今已经坚持献血近18年。今年59岁的他说:“按照规定,明年我就要‘退役’了,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捐献更多血液,挽救更多垂危生命。”

据悉,洛阳市的百次献血者都是单采血小板捐献者,由于献血间隔只需两周,他们大都把下次献血时间预定到手机上,到时间就去,不肯轻易耽误一天。为保证血液质量,他们献血前几天就开始不吃油腻食品。这

些献血模范中也有许多典型人物:吴智平累计献血353次,成为洛阳市献血次数最多的献血者;王志华从1991年10月洛阳市开展无偿献血工作之初就开始献血,到2022年年底“退役”,31年献血达233次,是目前坚持献血时间最长的献血者;魏海涛成为百次献血者时年仅27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百次献血者;夫妻百次献血者有3对,做到了比翼双飞做奉献、形影不离献爱心。

他推着脑瘫儿子跑过终点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D12273,撞线。2月19日,深圳马拉松的终点线,罗书坚推着一辆三轮车冲过,“D12273 罗书坚”的号码布贴在三轮车前。

此刻,这个三轮车仿佛一辆疾驰的赛车,罗书坚13岁的儿子小柏戴着头盔,坐在车里,注视前方,像一位赛车手。

是日,这个45岁的浙江金华男人完成了自己第56场马拉松。这个数字或许引人注目,但对于资深马

拉松发烧友来说,只是平平无奇。但推着儿子,他的故事却足以称为壮举。

13年前,小柏出生时,因重度窒息导致严重脑瘫,被诊断为脑瘫。罗书坚一度非常痛苦,当他偶然看到美国人迪克·霍伊特带着脑瘫儿子跑遍美国,完成超过1000场路跑赛事的故事,内心被深深触动。

罗书坚开始练习跑步,从一个“小白”开始,慢慢成为马拉松跑者。从2015年开始,他推着儿子跑过了杭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0多个城市。

而从5岁到13岁,56场马拉松也

见证了小柏最快乐的时光。

当天,有两万名跑者与罗书坚一起,迎着和煦的风和温暖的光在这条赛道上奔跑过。或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奔跑之义,在内心奏响属于自己的进行曲,但在某个瞬间,总有一颗音符会引发所有人心弦的共振。

“我要让他去感受人生中的温暖和力量。”罗书坚说。

极限马拉松跑者迪安·卡纳泽斯曾经说过:“如果可以你就跑,如果跑不动你就走,如果连走都不行,你就爬,只是,永远不要放弃。”

人生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



考“驾照”

2月20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邀请该区交警大队民警来到校园,开展安全教育,并对年满12周岁的学生进行自行车道路骑行测试,向测试合格的学生颁发“自行车驾驶证”。李昊摄

对于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羊头卖狗肉等行为,平台监管并不严,导致更多不法商家和个人有了可乘之机。

需合力治理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擦边球躲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医,多种因素导致了互联网直播间的“行医”乱象,其治理也需要多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晖强说,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电商平台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面对不断变种的违规行为,审查过程更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跟进查处。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新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受访专家表示,网络购药时,要格外擦亮眼睛,查看网上药店是否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关资质。

胡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医护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护人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相关医学健康知识,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的需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值的体现。

有一种温暖和力量,来自个案管理师

(上接第1版)

不少确诊初期的艾滋病患者没有将病情告知家属或其他人,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中,史君洁就成了他们在医院的朋友。“没有知情人的患者,心理压力可能会更大。”史君洁告诉记者,一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大爷因担心遭到儿女嫌弃,未将病情告诉他们,始终独自一人前往医院拿药。“我成了大爷在医院的‘熟人’,他每次都会跟我聊聊近期的所见所闻。从美景到美食,大爷把我当成了女儿,很乐于和我分享这些生活趣事。”史君洁笑着说。

帮助患者坚持服药

“我会不会死?”“感染后,我还能结婚吗?”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史君洁发现,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的认知存在很大误解。“艾滋病并不是绝症,而是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传染病。如果因为错误认知而放弃接受治疗,真的很可惜。”怀着这样的心理,史君洁面对刚确诊的艾滋病患者时,会耐心介绍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竭尽所能带领对方接受治疗。

但让患者接受治疗并不是终点,只是起点。治疗开始后,艾滋病患者需要终生服用抗病毒药物,一旦停药,则可能出现各种机会性感染,或是治疗失败。“对于刚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启动治疗的第一年很关键,个案管理师要在此期间引导患者养成服药依从性,提高患者的健康管理意识和认知。”史君洁说。

多年来,史君洁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方法帮助患者坚持服药。曾有一名女患者,因药物副作用出现头晕、多梦的症状,决定停止继续服药。“她觉得不吃药也没什么感觉,吃了药反而难受,不如不治疗。”史君洁回忆,该患者并不理解个案管理师的叮嘱,为此她一直反复耐心向患者强调坚持治疗的

重要性,并推荐其更换服药方案。终于,患者同意继续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史君洁常给患者的家属打电话,在得知其按时服用药物,且未出现明显副作用后,史君洁这才松了口气。

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需要填问卷吗?”一名小伙子推开个案咨询室的门,探头朝里望了进来,“没啥事,我就是顺便过来看你一眼。”

“之前,总让他帮忙填一些调查问卷,所以他来医院时就会过来问我填问卷的事。”把小伙子送走后,史君洁向记者解释。除了填问卷,一些患者还会在史君洁忙不过来的时候,主动帮忙,“做胸片的位置在地下室,有些刚来的患者找不到,老患者就会帮忙带路引导。”

这些日常相处中的点滴细节,让史君洁很是感动。在她眼里,每一位患者都是会发光的,他们或是孝顺父母的好孩子,或是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她希望大家能够给艾滋病患者更多的关爱和向上的能量。

“现在的患者普遍年轻化,很多人会向我咨询,如何告知家人或伴侣自己的病情等。”在个案咨询室里,史君洁常常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与患者模拟和家人沟通的场景,使其能够平稳地做好告知及性伴动员。

“同行的过程可能很漫长,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补充能量,挖掘更多方式、方法,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史君洁盼望,有更多社会工作专业的学子以及爱心人士加入同行的队伍。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新华社记者 王皓

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被直播间夸大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药”;身着白大褂的老人,配合着主播在一旁称药、打包;将医疗词汇拆分成重组新型营销话术,以躲避违禁词审查。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直播间,违反国家规定暗中或违法“行医”,真假难辨,扰乱市场秩序,给消费者和患者带来危害。

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举着一袋名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道:“家人们,只要你身上有囊什么肿、息肉、甲状腺、汤药等,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躲避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而在一个名为“XX堂养生”的直播间,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人一言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表示,自己跟着这位老前辈在线下做了7年的“姨妈汤”,专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堵堵各种问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中

播提及的“囊什么肿”等奇怪的词汇,实际上是医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节、甲状腺、汤药等,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躲避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而在一个名为“XX堂养生”的直播间,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人一言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表示,自己跟着这位老前辈在线下做了7年的“姨妈汤”,专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堵堵各种问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配方吗?”“老前辈是医生吗?”主播马上回应说,虽然写着“初级农产品”,确实是“中中”配方,这位老师也是“医医”“doctor”,是有证的,但是不能给你们看,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药类产品的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号上传的相同评价和配图;还有部分商家通过添加患者微信,引导至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以谋求更多不正当利益。

药材存在多重违规行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方面的漏洞。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概念蒙混过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间所售卖中药产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有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更为严格的药品类资格审查。一位店铺商家表示,直播平台不能直接卖药,直播间里也不允许随意讲医药类相关的词汇和产品,因此将药品的概念和功效转移到日常用品或者食品上面。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效果。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医生直播带货是违规行为,假借医生之名直播行医卖药更是违法行为。”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兰贵说,直播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实则“千人一方”,盲目吃药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不严。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播平台规定,禁止发布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